

是絲綢夢、中國
古典小說中一部極
品之作，
也是世界文學
之寶。

中國古典名著文庫

紅樓夢



插图珍藏本

曹雪芹 著
高鹗 续

曹雪 作

所刻劃人物無
栩栩如生，故事

寫細膩婉約

994361

中國古典名著叢書

红楼夢

曹雪芹 著 高鶚 續

主編 朱一玄 陳桂聲

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永健 馮一

朱一玄 向淨

李昌鉉 李

沈寧 沈

陸林 陳

涂小馬 黃

盛雪 韓石

謝芳芳 薛玉坤



淮陰師範圖書館 994361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清)高鹗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4

ISBN 7-80689-360-1

I. 红... II. ①曹...②高...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160 号

红 楼 梦

作 者: 曹雪芹 高 鹗

点 校: 王永健 沈 宁

责任编辑: 罗立群 潘杜鹃

封面设计: 丁明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台山市华宁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40 字数: 92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89-360-1/I·550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王永健 沈 宁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邃的文化意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章回小说，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自从它在18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一直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北京就流行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民歌俗谚。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甚至成了专门的学问，称为“红学”，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一、曹雪芹与《石头记》前八十回

曹霑，字芹圃，号梦阮，又号雪芹、芹溪。清康熙五十年(1711)十一月，诞生于江宁织造府(今南京大行宫)。他的远祖曹锡远，原籍襄平(今辽宁辽阳)人，曾任明朝沈阳中卫指挥使；明末被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俘虏，沦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包衣)。清王朝建都北京以后，曹家“从龙入关”，成了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雪芹的高祖曹振彦，隶属于摄政王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佐领军职，随多尔衮征战山西，立有军功，做到从三品的浙江盐法参议使。曾祖曹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随王师征山右有功。”任御前二等待卫，后升任内务府工部郎中。从康熙二年(1663)，直到二十三年(1684)，任江宁织造22年之久。由于政绩卓著，康熙特加提拔，赏给曹玺正一品的工部尚书衔，其待遇相当于内阁大学士。雪芹的祖父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由于母亲孙氏曾是玄烨的乳母，从小当玄烨的“伴读”。曹家到南京后，16岁那年曹寅又被选进宫内任御前侍卫。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由内务府郎中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正式继承父职为江宁织造；自四十三年(1704)起，又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逝于扬州。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是曹家的鼎盛时期，这与康熙帝对曹寅的特殊恩宠，以及康熙帝的南巡殊有关系。康熙帝六下江南，后四次(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三月，四十六年三月)，正是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皆以织造府为行宫。

曹寅病逝后，康熙帝特命其子曹颀继承江宁织造，曹颀就是雪芹的父亲，他接任两年多，不幸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病逝。康熙帝痛惜之余，特命李煦(曹寅内兄)选定曹荃第四子曹頔，过继给曹寅孀妻李氏为子，由他接任江宁织造，并奉养曹颀之母。曹頔任职江宁共13年，在康熙朝仍一如既往，颇受恩宠，但到雍正帝上台，情况就大变了。

皇四子胤禛，是在皇室内部激烈斗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他登基后，立即严惩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首当其充，先是圈禁，后加杀害。凡他俩的党羽，亦皆遭到严惩。李煦曾送5个苏州女子给允禩，定为“大逆极恶”的奸党，于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刑部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雍正帝怀疑曹頔与“奸党”有关系，且认为他“原不成器”，对他的“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态度严厉，命他3年内赔补亏空，并将此事交由怡亲王允祥办理，这是雍正二年(1724)的事。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初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告发，曹頔“运送龙衣”，“骚扰驿站”，于是，曹頔到京后即



被扣留，并枷号示众。十二月十五日和二十四日，雍正帝连发二道“上谕”，曹頫被革去江宁织造职务，家产查封抄没。雍正六年（1728）七月初三，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向雍正帝奏报，在江宁织造府左侧的万寿庵内，查出曹頫替允禧寄存的镀金狮子一对，雍正帝的怀疑有了物证，曹頫的问题更加严重了。由于“审案未结”，曹頫一直待罪北京。曹寅的孀妻则携雪芹及其母亲、婢娘从金陵来到北京，经雍正帝恩准，隋赫德将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留给曹家度日。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胤禛逝世，皇四子弘历继位，他就是乾隆皇帝。新帝登基，曹頫被免除了三百零二两二钱的罚款。曹雪芹的叔祖曹宜，以及曹家的几位近亲（如曹雪芹姑祖傅鼎、表兄福彭等），皆升了官。已经败落的曹家，似乎又有了一线希望。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乾隆十三年（1748）福彭的病逝，傅鼎家一蹶不振，曹家又一次遭到了祸变，从此便彻底败落。曹頫等人情况不同，雪芹则于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不得不从北京城内迁居到西山脚下的正白旗旗地。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曹雪芹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雍正五年（1727），这是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可称为“金陵时期”，用其友人郭敏的诗句，则可谓“秦淮风月”时期。

雪芹出生的次年，祖父曹寅逝世于扬州，但父亲曹頫和叔父曹頫又相继任江宁织造，亦长达16年之久。当时曹家的鼎盛时期虽已过去，但还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世家。作为贵族公子，雪芹当然过着风流倜傥的生活，这就是郭敏、郭诚兄弟赠雪芹诗中所说的“秦淮风月”、“秦淮旧梦”、“扬州旧梦”。金陵时期，雪芹对封建贵族世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均有深切的观察和体验，这对他后来创作《红楼梦》深有影响。

从雍正六年（1728）到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是雪芹的青年时期，可以称之为北京时期，用其友人郭敏的诗句，则可谓“燕市哭歌”时期。

雪芹18岁到北京后，曾在内务府主办的“景山官学”读书，官学规定的学龄到23岁为止。雪芹学满后一直在家，没有资料证明他曾去应科举考试。据善因楼版《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第一回过录乾隆间人的批语云：“（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又有记载说，雪芹因与优伶结交，被曹頫禁闭了3年，命他读经、写八股文，但他却写起了小说。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雪芹在“右翼宗学”当了一名笔帖式（抄写文书工作），在这里结识了郭敏、郭诚兄弟，从此成为至交。乾隆十九年（1754），“右翼宗学”改组，搬了新址，大约就在此时，雪芹离开了“右翼宗学”。

曹雪芹在北京时期，长达20多年，从金陵到北京，从“秦淮风月”到“燕市哭歌”，随着曹家的历经磨难，彻底败落，雪芹也从贵族公子跌落到了“无衣食，寄食亲友家”的境地。也就在“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的境况、心态之下，雪芹从乾隆九年（1744）左右，开始了《石头记》的创作。

从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直到二十七年（1763）逝世，是雪芹的“庐结西郊”时期。

从北京城内被迫迁到西山脚下，雪芹已沦入社会的低层，靠旗营和友人的救济，以及卖画为生，经常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雪芹对人生况味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从敦敏《寄怀曹雪芹》诗中可见一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潜心修改《石头记》的旧稿，继续创作新篇，这就是雪芹一生最后几年的主要工作。乾隆二十七年中秋，雪芹惟一的爱子夭折，“因伤感成疾”，“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公元1763年2月12日，曹雪芹逝世之时，《红楼梦》只定稿了前八十回，“后卅回”仅有一些零星的初稿。

以上有关曹雪芹生平的简略介绍，足以说明《红楼梦》的题材与曹家的家世、雪芹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以下若干情况值得重视：

第一，曹家是个阿谀皇室和皇帝、特别是康熙帝有着特殊关系的家庭，它既是包衣，又是贵族，从顺治到康熙朝，曾经赫赫扬扬兴盛了60余年，最后又因与皇帝夺嫡有牵连，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中彻



底败落。曹雪芹经历过“锦衣玉食、沃甘饔肥”的贵公子生活，最后又沦入社会低层，尝到了“蓬茅茅橡，绳床瓦灶”的赤贫滋味。因此，他对18世纪上半期我国封建贵族阶级的腐败、罪恶和内部争斗，观察细致，体验深刻，对当时城乡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生活和思想，也有相当的了解。

第二，曹家长期生活和活动的江南，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自明代中叶以来，新的社会思潮与旧的传统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曹雪芹出身于这个地区的一个与新的经济因素素有联系的贵族家庭，耳濡目染，对新的社会思潮和民主思想，当然也会有较多的呼吸和领略。《红楼梦》不止是封建末世和贵族阶级的挽歌，也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不止暴露黑暗，也写得有点希望；不止悲剧重重，也极富诗情画意，与此颇有关系。

第三，江南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曹寅又是当时著名的旗下才人，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能诗善书，有《楸亭集》传世。他“险韵新诗，如爬痒疥。墨法瑰琦，冻毫飞洒”。曹寅与当时江南各界名流广为结交，家中经常高朋满座。现存《楸亭图咏》四卷，作画、题咏者共计45家。曹寅藏书10万余卷，曾手自校讎，刊善本行世。他还奉旨搜集编印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曹寅不仅蓄有“家乐”（家庭戏班），还创作有《北红拂记》、《表忠记》、《太平乐事》和《续琵琶》等剧。曹雪芹出世次年，虽然曹寅就死了，但是，家学渊源，特别是乃祖的文才艺事，对雪芹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金陵时期的曹雪芹，可以肯定不止一次到苏州作客游览。苏州的秀丽山水和名胜古迹，还有优美、典雅的园林艺术和昆曲艺术，在他的记忆中皆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对他的《红楼梦》创作亦殊有关系。

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根据现有资料，只能略述大概。

现存最早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过录于乾隆十九年，1754），其《凡例》后的七律已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叹；第一回正文，亦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叙述。可见，曹雪芹开始从事《红楼梦》的创作，当在乾隆九年（1744）之前。这就是说，雪芹是在他家被抄，从金陵迁居北京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创作《红楼梦》的。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脂砚斋有批语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正文中亦说《石头记》曾取名为《风月宝鉴》。据此推测，《石头记》是在旧稿《风月宝鉴》的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的。从“戒妄动风月之情”的《风月宝鉴》，到“大旨谈情”的《石头记》，这是一大飞跃。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雪芹来到西山脚下，“庐结西郊”时期，他潜心修改旧稿并继续创作新稿，大约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石头记》前八十回已基本写成。以后有开始写“后卅回”（“后数十回”），脂砚斋等人曾看过零星手稿。据脂砚斋等人的有关批语，联系前八十回所提供的线索和暗示，可以勾画出“后卅回”的故事轮廓。其中的人和事，有与程高本后四十回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迥然不同的地方。

作者在第一回中曾设问道：“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从回答中可知，雪芹是在“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创作《石头记》的；其动机、激情和目的，主要来自“当日所有之女子”。她们之“行止见识”，皆在“堂堂须眉”之上，可是她们的身世凄惨，都以悲剧结局。雪芹忘不了“当日所有之女子”，要把她们的才德、智慧，以及悲惨遭遇都如实地写出来，以“使闺阁昭传”。刘鹗尝谓，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朱凤森借《十二钗》剧中人之口，说《红楼梦》写不尽“兴衰怨”；郑传靖则认为“《红楼梦》为记恨书”，他们皆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激情和目的。

二、程伟元、高鹗与后四十回

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问世之前，《石头记》前八十回手抄本（一般都附



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故后世称为脂批本、脂评本），开始仅在雪芹的少数亲友间流传，后来稍有扩大，故巨家富室、文人学士亦间有之。“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千金”。价格如此昂贵，一般人当然买不起，读不到，此其一。其二，看到手抄本《石头记》的读者，又因其“无完璧”“无定本”而深感遗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程伟元、高鹗收集、编辑和补遗订误的一百二十回《新镌全不绣像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冬，用木活字排印出版，后人称为程甲本。次年二月，程、高氏又“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误”（改动的文字多达二万一千字），仍用木活字排印出版，后人称为程乙本。

程伟元，字小泉，自云“古吴”（今苏州）人，约生于乾隆十年（1745），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画，工书。宗室盛京将军晋昌称誉他说：“君是风流潇洒客，放怀古今已忘骸。”程氏淡泊功名，而沉溺于诗文书画和《红楼梦》，友人称他为“高士”“隐士”和“冷士”，决非一般书贾。乾隆五十五年（1790）左右，程伟元曾在北京等待会试。他与高鹗一起整理、修补和出版《红楼梦》就在此时，具体情况可参见他和高鹗的《红楼梦序》和《红楼梦引言》。

高鹗，字兰墅，一字兰史，世居辽阳铁岭，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人。约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天才明敏”，通晓经史，工于制艺和诗词。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顺天乡试举人，六十年（1795）进士及第。他应程伟元之邀，从事《红楼梦》的整理、编辑和补遗订误工作，当在中举之后、成进士之前这段时间。高鹗很早就喜爱《红楼梦》，别号红楼外史。其内兄诗人张问陶《船山诗草·赠高兰墅同年》，有“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句，亦透露了此中消息。全璧本《红楼梦》完成之时，高鹗曾赋绝句一首，题为《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云：“老去风情减昔年，万花丛里日高眠。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

程高本的问世，《红楼梦》有了全璧本，后四十回也便成了《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广大读者所认可。平心而论，程高本《红楼梦》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了手抄本的八十回《石头记》。

程高本《红楼梦》为曹雪芹及其《石头记》做了三件事：

一是依据曹雪芹《石头记》八十回后的零星稿子，编辑、续补了后四十回。由于程、高二氏的经历、思想和艺术功力，与雪芹差别颇大；而《石头记》八十回以后的原作残稿，“患漫不可收拾”，“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编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因此，后四十回的艺术水平显得参差不齐，与前八十回相比较，则更有高下之别。

二是根据他们所能收集到的各种《石头记》抄本，对各家互异的前八十回做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工作，亦即《红楼梦引言》所说的“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对“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则“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三是将全璧本《红楼梦》用木活字印刷出版，公诸同好。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后四十回虽数量只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此论最为允当。笔者以为，从《红楼梦》的普及和“红学”的发展来审视，程高本《红楼梦》是“红学”的功臣。

三、“大旨谈情”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凡例》末条指出，《红楼梦》中“虽一时有涉于世态”，“但非其本旨耳”。那么，《红楼梦》的本旨是什么呢？在第一回中，作者借空空道人之“思忖”道：“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这就是说，《红楼梦》



“大旨谈情”，而所谈之“情”，又“非假拟妄称”的低级庸俗的儿女私情。

清代有不少红学家，也确认《红楼梦》“大旨谈情”。比如，花月痴人有感于《红楼梦》未尽而继作《红楼幻梦》，在自序中，他说：“《红楼梦》情书也……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他还诠释说：“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在在而无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于第一回“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处作眉批曰：“一部《红楼梦》读法，尽此十六字，即尽此一情字。”孙崧甫《红楼梦弁言总论》则指出：“作者殆取开辟以来至混沌以后，一段固结不解之情，汇成此书，使知天地间生于膏粱之家，长于纨绔之族，缺有如宝玉、黛玉其人者。”

说《红楼梦》“大旨谈情”，是“情书”，并非说它是一般的言情小说，说“一部《红楼梦》读法”，“尽此一情字”，亦不是说，只要抓住儿女之情，就能读懂《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所谈之情，虽包括儿女之情，却不同于儿女之情，其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比儿女之情要丰富、深刻得多。

首先，明代中叶以来，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无不鼓吹“情”，以此对抗封建主义的性理和礼法。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社会新思潮。其代表人物，当推汤显祖和冯梦龙。

汤氏认为“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他向往“有情之天下”，一生“为情作使”，用其传奇创作，热烈鼓吹和歌颂“情至”新观念。他的“临川四梦”，“前二梦”即《紫钗记》和《牡丹亭》，主要从正面歌颂了“情至”，可谓“善情”（“美情”）的赞歌；尤其是代表作《牡丹亭》中“生生死死为情多”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她所执着之情，不止是冲击封建礼教束缚之儿女真情，也包含着个性解放的追求。“后二梦”即《邯郸记》和《南柯记》，则主要从反面批判了不合“情至”的人与事，亦即“恶情”（“矫情”），诸如不择手段地追逐功名利禄、贪婪、纵欲等等。

冯梦龙曾编辑《情史》（又称《情天宝鉴》），分天下之情为二十四类，在他的“情史氏”评曰中，同样歌颂“善情”，批判“恶情”；在《情史序》中，冯氏认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并高呼：“我欲立情教，教海诸众生。”冯氏在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之外，倡立“情教”，其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显而易见。

清初，洪昇的《长生殿》，不止歌颂“真心到底”的“儿女情缘”，还指出：“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在剧中，他把郭子仪、雷海青、李龟年等人的忠于李唐王朝、反对安禄山叛乱的行为，也归之于“情至”的范畴。不言而喻，《长生殿》借李、杨“钗盒情缘”所鼓吹的“情至”，是汤显祖的“情至”和冯梦龙的“情教”新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大旨谈情”，此“情”与晚明汤、冯二氏和清初洪昇所鼓吹之“情”，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其次，《红楼梦》“大旨谈情”，这就是说，作者重墨浓彩描写的是，贾宝玉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性情史，亦即贾宝玉与“群钗”的悲剧性情史。“千红”、“万艳”，即“群钗”，指生活于贾家荣、宁二府的众多女儿的形形色色的悲剧。由于她们的悲剧皆因“情”而起，又与贾家荣、宁二府（扩大一点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腐败作恶和兴衰际遇，以及末世封建社会的黑暗息息相关，故作者要为之“一哭”和“同悲”。

诚如脂批所指出的，贾宝玉是个“异样孩子”，又是“诸艳之冠”，“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是宝玉“将通部女子一总”。这就是说，贾家的罪恶腐败，及其兴衰际遇，与宝玉的“异样”思想性格（鄙弃功名利禄、轻视封建纲常和秩序，百般体贴女儿，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执著于“意淫”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其一；其二，“群钗”的悲剧性情史，亦都与宝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三，是“群钗”的悲剧震动了宝玉的灵魂，促使了他的觉醒，最后悟破人生，“悬崖撒手，弃家为



僧”。因此，宝玉的悲剧，可谓叛逆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和探求新生活的悲剧。

“金陵十二钗”的悲剧，或为叛逆旧制度、旧思想和旧秩序，追求自由恋爱，探求新的生活（林黛玉）；或执著于“风月情浓”（秦可卿）；或热衷于权势和金钱（王熙凤）；或生活在贵族之家，却看破了红尘（贾惜春）；或身已入空门，而六根未尽（妙玉）；或心怀补天之志，而生不逢时（贾探春）；或恪守礼教，而甘愿陪葬（薛宝钗、李纨）；或贵为皇妃，郁闷而死（贾元春）；或父母之命，嫁于匪人，被戕害而亡（贾迎春）；或嫁了个“才貌仙郎”，但好景不常（史湘云）；或“家败人亡”之日，被“狠舅奸兄”骗卖（巧姐）。

荣、宁二府和薛家女奴的悲剧，则有晴雯、鸳鸯、金钏、瑞珠等人的叛逆性格悲剧；有司棋的爱情、叛逆双重悲剧（以上这些女奴，皆为作者所崇敬，誉为“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有香菱（谐相怜），即甄应莲（谐真应怜）的悲剧（雪芹原来的构思是被薛蟠之妻夏金桂虐待而死，程高本则改为夏金桂死后扶正为大奶奶。）；也有平儿、袭人、宝瑞等补天不成的悲剧。

“红楼二尤”，身为平民，只因是贾珍妻尤氏面上的亲戚，于是被卷入了宁国府这个罪恶的渊藪。结果，在受尽了贾珍、贾琏和贾蓉的调戏之后，“痴心意软”的尤二姐，被贾琏“偷取”，又被凤姐赚入荣国府活活害死（连她腹中的胎儿），她的悲剧是寄人篱下的平民女子的婚姻悲剧；“烈性儿”尤三姐，则看中了柳湘莲，但柳湘莲鉴于荣国府“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婉言谢绝，尤三姐为情自刎而死，可谓叛逆、爱情双重悲剧。

至于“红楼十二官”，是荣国府为接待元妃省亲，特地从苏州买来的唱戏的12个女孩子（后组成了梨香院昆曲家班）。赵姨娘曾斥骂芳官说：“你是我家银子买来唱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也比你高贵些。”芳官当即反唇相讥：“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不过，在贵族世家的正统派眼里，唱戏的女孩子确实“不过娼妇粉头之流”。这些被迫卖身为童伶的良家女儿，由于寄身于贾府，贾府的正统派主子和贾府的兴衰际遇决定了她们的命运。他们随着贾府的兴盛而来，又因贾府的衰败，或因敢于反抗而被逐（如芳官），或对现实不如意而自愿离开（如龄官），或被迫入空门（如蕊官、药官）……她们的悲剧具有叛逆性。

由此可见，《红楼梦》通过贾宝玉和“群钗”的一系列悲剧性情史，各种类型的悲剧形象，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鼓吹了“情至”观念（歌颂“善情”，批判“恶情”），抨击了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

尚须指出的是，《红楼梦》“大旨谈情”，着重描写贾宝玉和“群钗”的悲剧性情史，是通过三组交织在一起又互相影响的矛盾斗争的线索展开的。这就是：封建叛逆者（包括贵族青年男女，如贾宝玉、林黛玉；平民男女，如柳湘莲、尤三姐）与封建卫道者（以贾母、贾政、王夫人为代表）的矛盾斗争；贾府女奴与封建主子（以贾赦、贾珍、贾琏、邢夫人、王熙凤为代表）的矛盾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包括探春所揭示的“家里自杀自灭”，以及忠顺亲王府与贾府，贾雨村的落井下石等）。同时，《红楼梦》写“千红一哭”和“万艳同悲”，又是通过三个世界，即“太虚幻境”（“情天”）——“女仙”世界；大观园“女儿国”——“群钗”世界；荣、宁二府（“黑暗王国”）——“国贼禄蠹”世界来展开的。“太虚幻境”，只有美，没有丑，只有“善情”，没有“恶情”，这是宝玉和“群钗”（也是作者）向往的理想世界。但是，它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只能供宝玉“游梦”而已。大观园，可谓“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它是宝玉和“群钗”的活动场所，是他们的乐土。但是，大观园是荣国府的一部分，不可能如“太虚幻境”那样不受人世现实的制约，必然会受到“恶情”的干扰。至于荣、宁二府，却是各类“国贼禄蠹”（有贾政辈的正统派，也有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流的败家不肖子）活动、肆虐的场所，是“恶情”的滋生地。

从上述的简略分析可见，《红楼梦》“大旨谈情”，一方面其所谈之“情”，内涵丰富深刻，具有初步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由“情”而联系到“政”，真实地反映了我国18世纪封建末世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贵族阶级的罪恶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巨著。

四、《红楼梦》打破了“历史小说窠臼”

甲戌本第一回有段正文曰：“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反失其真传者。”在此处，脂砚斋有两则眉批云：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谬误。

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在这里，脂批慧眼独具，揭示了《红楼梦》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成就。“打破历来小说窠臼”，这是《红楼梦》的审美追求；而在“实事”的基础上借鉴《庄子》、《离骚》等传统文学，重视笔法的变化多端，则是《红楼梦》突出的艺术成就。

脂砚斋的卓识高见，经鲁迅的概括，就成了“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精辟论断。那么，《红楼梦》到底在哪些方面打破“历来小说窠臼”，即“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呢？

首先，诚如鲁迅所指出的，《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述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一反“志怪”的传统写法，不仅完全“人化”了，且写出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己卯本第十九回有则脂批云：

按此书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与掣而处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不仅宝玉为“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未曾出现过的典型人物，《红楼梦》写“群钗”亦打破了“历来小说窠臼”：“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比如，第三回中写迎春、探春和惜春出场，作者对其外貌身段和精神气质的介绍，于迎春和探春皆具体而生动，于惜春则点到即了。甲戌本脂批评云：“浑写一笔更妙！必个个写去则板矣。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如花似玉一副脸面。”

贾雨村在《红楼梦》中是个“奸雄”式的贪官，他坏事做尽，又忘恩负义。可是，第一回出场，作者写他“敝衣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甲戌本脂批有感而发曰：“是莽、操容。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

其次，我国宋、元以来的小说，在题材选择上，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多取材于历史（正史和野史）上的人与事，喜互相因袭。《红楼梦》则直接取材于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没有相同的题材可资借鉴，完全是在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生活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无论是写贵族世家的“兴衰际遇”，还是写生活于贵族世家的众多女子的“离合悲欢”，皆能做到对现实生活的“追踪躐迹”，抒发真情，写出“真传”。

与小说题材相关联的是，《红楼梦》不止摆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偏重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倾向，又一反《金瓶梅》的一味暴露生活丑恶，写家庭生活则津津乐道低级趣味的床第之欢的弊病，既写出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罪恶和丑恶，也写出了美的人与事被毁灭，“善情”的被戕害的悲剧，故事情节虽平凡而丰富多彩，虽琐碎而引人入胜。兹举一例，以见一斑。

第七十七回，写王夫人下令抄检大观园之后，又亲自来到怡红院，撵走晴雯、芳官及所有唱戏的女孩子，又对袭人、麝月道：“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迁



挪，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才心净。”庚辰本于此处有双行夹批分析得极好：

一段神奇鬼讶之文，不知从何想来。王夫人从来未理家务，岂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隐隐约约已有无限口舌，浸润之僭，原非一日矣。若无此一番更变，不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不近乎情理。况且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存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臼相对。想遭零落之大族儿子见此，虽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默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独批此，真从抄检大观园及贾母对月兴尽生悲，皆可附者也。

第三，《红楼梦》由于在题材和情节上打破了“历来小说窠臼”，故其结构也在继承前代章回小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明代“四大奇书”的结构各有特色：《三国演义》是绳辫式结构，讲三国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交叉发展；《水浒传》是连环短篇的有机结合，着重叙说一百零八位英雄被逼上梁山的过程（也是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成长历史）；《西游记》是珠链式结构，在介绍了孙悟空和唐僧的来历后，便以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为线索，将一系列神魔斗法故事联成一贯（深化了孙悟空和唐僧的性格）；《金瓶梅》则通过西门庆及其成群妻妾的家庭兴衰际遇，广泛描写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红楼梦》的结构，比之上述各书，更复杂，更谨严，也更宏伟。它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兴衰际遇为经线，联结社会的上下左右；以宝玉、黛玉的叛逆、爱情和探求新生活的三重悲剧，以及宝玉、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纬线，联结大观园内外“群钗”的种种悲剧，经纬交错，构成了圆形网状结构，全方位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尚须指出的是，《红楼梦》是由写实故事和神话故事相辅相成，而且是从神话故事的结局写起，采用了以虚带实的方法。

第四，在爱情描写上，《红楼梦》一反“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窠臼，写出了“儿女之真情”。仅就宝黛爱情而言，宝玉倾心黛玉，选择“木石前盟”，既不是出于门当户对（就门第而言，宝钗比黛玉更理想），也不是才貌双全（从才貌来看，钗、黛难分高下），只是由于黛玉从来不和他谈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同样，黛玉之钟情于宝玉，引他为知己，并非是为了当宝二奶奶，只因为宝玉尊重、体贴女子，不愿走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正由于宝、黛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的，才为封建家长和封建婚姻所不容，只能是以悲剧结局。尚须指出的是，宝、黛爱情的产生和发展有个曲折的痛苦的过程，作者对他们爱情的描写，重在“意淫”，从不涉足“皮肤淫滥”，格调情趣很高。

最后，《红楼梦》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写出了在18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贾家荣、宁二府的彻底败落，以及生活于这个家庭的贾宝玉和“群钗”的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悲剧。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嘉庆十七年刊刻）云：

《红楼梦》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茏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玉失，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媼终养，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

在这里，二知道人用“春夏秋冬”的“四时气象”来形容贾家的兴衰际遇，以及贾宝玉和“群钗”的悲欢离合，恰恰说明了其悲剧结局的历史必然性。曹雪芹原来以贾家的彻底败落，宝玉“悬崖撒手”，“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束全书，如此构思和描写，足见作者识见之卓越，《红楼梦》思想内容的不同凡响。程高本以宝玉中举后出家，且留有遗腹子，以示贾府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仍是变相大团圆结局，这明显违背了曹雪芹的本意。

我们的点校本前八十回，采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为底本，讹误、缺漏参校其他脂批本或补或改，个别地方亦有采用程甲本校补的。一般文字的改动则不作点校记。后四十回以萃文书屋辛亥排印本（程甲本）为底本，参校程乙本和其他程高本系统的本子，均不作点校记。在点校时，曾参考已出版的许多校本，如俞平伯的八十回本，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等，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目 录

前 言	王永健 沈 宁 1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7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11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8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23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29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34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39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45
第一〇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49
第一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53
第一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57
第一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61
第一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65
第一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70
第一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74
第一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79
第一八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90
第二〇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96
第二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00
第二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04
第二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09
第二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13
第二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19
第二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24
第二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29
第二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34
第二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41



第三〇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147
第三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51
第三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56
第三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60
第三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64
第三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169
第三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175
第三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180
第三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187
第三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192
第四〇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196
第四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02
第四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207
第四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12
第四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17
第四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222
第四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27
第四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33
第四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238
第四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243
第五〇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248
第五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255
第五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260
第五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266
第五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272
第五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278
第五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284
第五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290
第五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297
第五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302
第六〇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306

目 录

第六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311
第六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316
第六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324
第六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332
第六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339
第六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344
第六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348
第六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354
第六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359
第七〇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364
第七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369
第七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375
第七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380
第七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385
第七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392
第七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398
第七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404
第七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411
第七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418
第八〇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422
第八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427
第八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432
第八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438
第八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443
第八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448
第八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454
第八七回	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459
第八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464
第八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469
第九〇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473
第九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478



第九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482
第九三回	甄家仆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487
第九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492
第九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498
第九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泄機關顰兒迷本性	503
第九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508
第九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洒相思地	515
第九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担惊	519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523
第一〇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簽惊异兆	527
第一〇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灾侵	大觀園符水驱妖孽	532
第一〇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旧	536
第一〇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触前情	541
第一〇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聽馬使彈劾平安州	545
第一〇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549
第一〇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553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557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562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誦失人心	568
第一一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伙盜	573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578
第一一三回	忤宿冤鳳姐托村姬	釋旧憾情婢感痴郎	583
第一一四回	王熙鳳历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588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寶玉失相知	592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597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602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607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寶玉却尘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612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归结紅樓夢	618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谏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①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

那僧便念咒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②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

^① “此开卷第一回也……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甲戌本作为《凡例》的第五条，且另有回前诗。底本和其他脂本，均在回目之后，作为正文的开头。细察其内容和行文特点，应该是脂砚斋的批语。鉴于其“作者自云”的重要意义，仍保留放在卷首。

^② “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原作“来至石下，席地而坐，见”，其它脂批本亦同。今据甲戌本补。



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文之德能。我虽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诮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①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

①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又不可胜数。”原无，参校其他脂批本补。